



# 天上 尼罗河

CELESTIAL  
NILE

丽端 著

我愿牺牲所有，  
只愿换你自由安宁！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上尼罗河 / 丽端 著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492-0821-0

I. ①天… II. ①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5939 号

本书由丽端委托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 天上尼罗河 丽端 著

---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 主 编 李 靖
-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 出 版 人 别道玉
- 责任编辑 朱 舒
- 特约编辑 程 英
- 装帧设计 李 婕
- 印 刷 武汉安捷印刷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00mm × 1120mm 1/16
- 印 张 18
- 字 数 25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0821-0
- 定 价 26.8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Celestial Nile  
丽端著

# 天上 尼罗河

只要你喝过尼罗河的水，  
你就一定会回到尼罗河。  
因为尼罗河，  
一条在人间，  
一条在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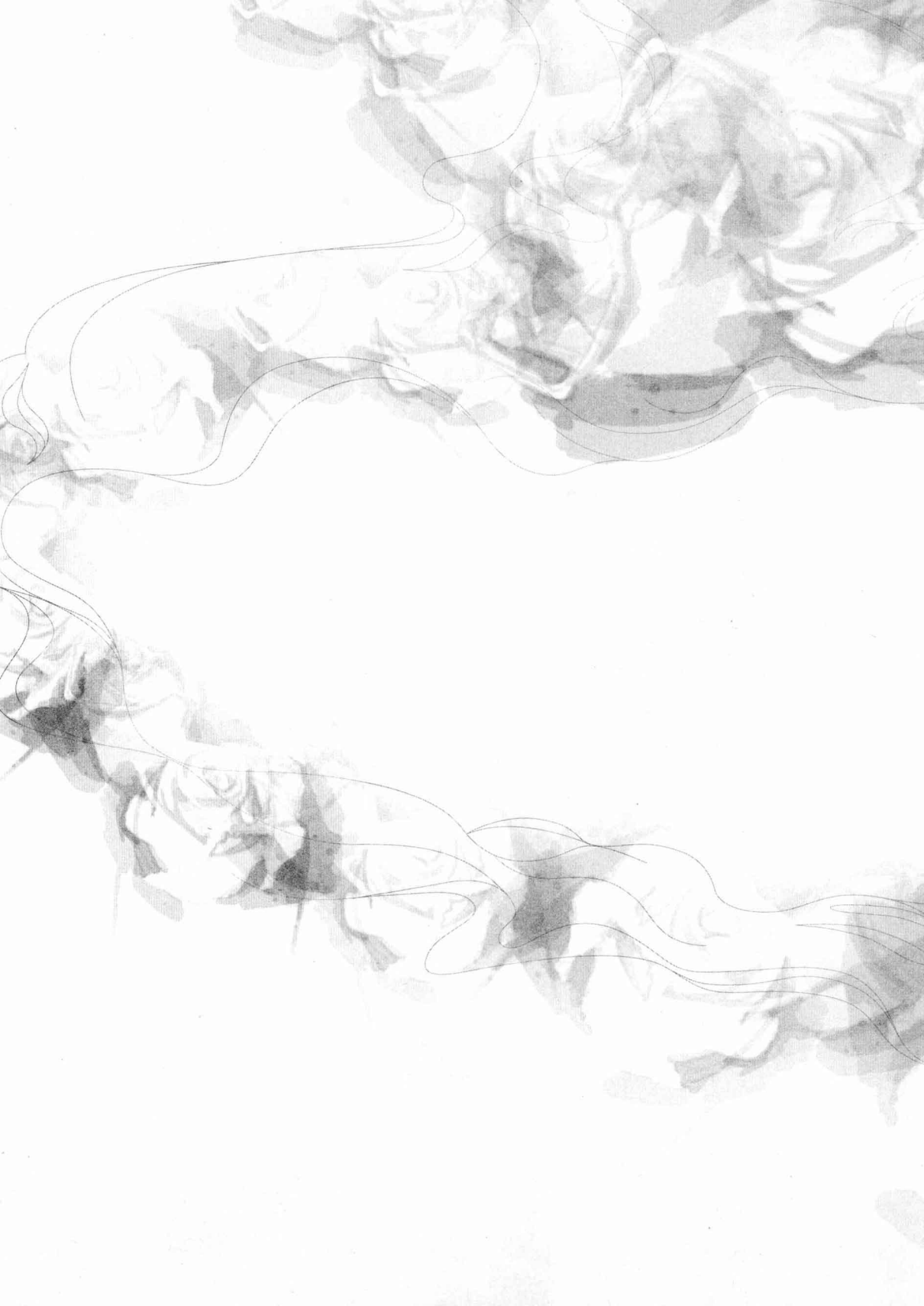
没有香，可谁有我完美的形状  
不凋谢，神赐我逃脱轮回的力量  
我是一朵沙砾凝结的玫瑰  
撒哈拉沙漠在我离开的方向

你的手，带我远离无尽的洪荒  
你的笑，弥补一切不存在的失望  
但是谁告诉我看到的世界  
只是通过你的眸光

你就在我身旁  
却为什么依然会悲伤  
明天虽漫长  
却不过是今日的回放  
我是一朵沙砾凝结的玫瑰  
千万年都被你装饰在天堂  
再怎样被人颂扬  
也逃不脱枯槁的真相

一眼就看穿的未来  
举步维艰的逃亡  
爱之于我，不是不死的欲望  
是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

流星的匆忙  
露珠的耀亮  
我不要千万年永恒的伪装  
只想要一天鲜活的绽放



Contents  
目录

007	第一章	糖果屋
016	第二章	荷鲁斯之眼
024	第三章	梦中情人
033	第四章	芦苇域
042	第五章	神的诅咒
051	第六章	永生之路
059	第七章	天地初开
066	第八章	梦想成真
075	第九章	第一个名字
083	第十章	菲莱神庙
094	第十一章	二毛
104	第十二章	沙漠玫瑰
113	第十三章	玛特的羽毛
121	第十四章	真心话大冒险
130	第十五章	第二个名字
138	第十六章	法老的庆典
149	第十七章	第三个名字
157	第十八章	蝎子女神
167	第十九章	林城地铁
176	第二十章	地底壁画
185	第二十一章	第四个名字
194	第二十二章	危机
204	第二十三章	安卡之舞
212	第二十四章	棺材里的秘密
221	第二十五章	丹德拉
228	第二十六章	第五个名字
237	第二十七章	第六个名字
245	第二十八章	真与假
256	第二十九章	第七个名字
265	第三十章	奥西里斯的审判
278	尾声	
285	后记	





## 第一章 糖果屋

“林城惊现鸟人，市民手机抓拍”

随手拿起遗弃在旁边座位上的《林城都市报》，梅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条新闻。不过比标题更醒目的，是配发在文字报道旁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成功地让梅里发呆了整整三秒钟。

手机摄像头像素不高，加上拍摄时间在夜间，照片上只有一个隐约的身影，定格在周边黑黢黢的高楼中间。虽然侧着头看不清眉眼，但照片显然达到了爆炸性的效果——那身影的背后，生着一对巨大的羽翅，分明是一个人在高耸的楼群中展翅飞翔！

那黑影身材颀长，轮廓分明，被称为“鸟人”明显是被报纸编辑恶搞了一把。可长翅膀的人，不是鸟人就是天使，而“天使”这个称呼，向来又是与肥嘟嘟的裸体婴儿联系起来的……

梅里心念一转：除非，称他为天神？

报纸上的鸟人忽然转头朝梅里看了一眼，夸赞般的一笑，让她的瞳孔下意识地放大。然而还不待她看清那鸟人的相貌，眼前忽然一片光华灿烂，就像外星人突然对她发射了干扰波。

梅里揉了揉发昏的眼睛，报纸还安安静静地躺在她的膝盖上，证明她方才不过是幻视，完全是《哈利·波特》电影重度中毒的症状。可是心脏却怦怦地跳动起来，仿佛那一缕莫须有的目光带着深意，深得如同万丈悬崖，引诱人大着胆子走到崖边，却又立时恐惧地退开一步，不敢窥测那云雾弥漫的崖底究竟隐藏了什么。

抬起眼睛，周二下午的公共汽车上空空荡荡的，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平凡少女受到的小小惊吓。

壮起胆子再看那照片，扩音器里“叮咚”一声，响起一个女人娇揉造作的声音：“帝王花园——到了，请收拾您的行李物品下车。”梅里顺手把膝盖上的报纸往双肩背包里一塞，三两步就跳出了车门。

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梅里再次核对了一下上面的地址：帝王花园 D 区 2 号。

帝王花园、富豪酒店、皇朝俱乐部……这个城市里到处充斥着类似的名字，赤裸裸地表达着对财富的仰慕，似乎那些进出其中的人，都能刹那间高贵起来。而报纸网络的八卦版面上，最热衷的话题自然是某某女星嫁入豪门或未能嫁入豪门的消息。

看着车站周边的环境，梅里一瞬间有些犹豫，但她最终还是朝着马路两边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林荫道走了进去。

大片依山傍水的人工园林呈现在梅里面前，其间点缀着两三层高的米黄色小楼，底楼的落地窗前围绕着白色的栅栏。就算是出身平民家庭的梅里也知道，这里是林城顶尖的高档住宅区。

如果嫁入豪门的话，应该就是住在这种小区吧？梅里揣摩着，却从路边停着的一辆大奔车窗上看到了自己的上半身——眼睛虽大却没有多少神采，白白浪费了黑而长的睫毛，于是衬得整张脸只能勉强说是清秀，再加上一身廉价的 T 恤衫和牛仔裤——这样如白开水一样寡淡无味的自己和“帝王花园”这个霸气外露的名字，真是一点儿也联系不起来……

当铁门前穿戴得像三军仪仗队般繁琐的保安将目光落在她身上时，梅里真的产生了落荒而逃的念头。虽说这其中有小市民上不了台面的自卑感作祟，但谁又能拍着胸脯保证这一切不会是一个无聊的玩笑？

她经不起任何玩笑了，否则——梅里磨了磨牙，似乎谁要是敢跟她玩恶作剧，她就咬断那个家伙的喉咙。

兔子急了还咬人，何况梅里是属狗的。

正暗中给自己鼓劲，保安已经接过了她手指上捏得汗津津的纸条，拨通了对讲机。剩下的几秒钟，梅里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安心等死了。

“进去吧，D 区在左边。”出人意料地，保安打开了电子门。

揣着免费参观豪宅的心思，梅里壮怀激烈地踏进了帝王花园。

“请问，是尹……太太吗？”房门打开的一刹那，梅里终究改变了称呼。

原本是想要叫“尹阿姨”的，但是价值近千万的房产如同一条一生也跨不过去的鸿沟，人家在那头，自己在这头，就算不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也让梅里下意识地生出了无产阶级的自尊心。

“是啊，你是梅里？”开门的并非想象中趾高气扬的肥胖富婆，而是一个态度亲切的美丽女人，四十多岁的年纪，衣着得体，妆容考究，恰似一朵玫瑰开到最为繁盛的时刻，

“快进来吧。”

“要换鞋吗？”梅里站在门口没有动，手足无措地抓着背包的肩带。她有些鄙视自己，哪怕是第一次进有钱人的家，也不该这么不争气地紧张。

“穿这个吧。”尹太太拿出一双崭新的拖鞋，鞋头是一对毛茸茸黄澄澄的小鸭子，可爱得让梅里忍不住伸手摸了摸。

换好鞋，梅里走进宽大的客厅，老老实实在真皮沙发上。她甚至没有把双肩背包放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脊背也是挺直的，看上去像刚被老师教育过的小学生。

客厅的一面是明亮的落地玻璃门，通往外面种满玫瑰的小花园。然而梅里不愿东张西望像只没见过世面的猫，目光只好落在沙发对面的墙壁上。

雪白的墙面上挂着一幅画，窄而长，像是中国古代的横幅。不过画面的内容却很古怪，正中是一个巨大的天平，天平左侧是一个小罐子，右侧是一根白色的羽毛，一个狗头人身的家伙正在拨动天平的砝码，而他身边还围绕着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牛鬼蛇神……

画纸的颜色很旧，像是缺水而凋零的枯草，又像蒙上了多年的风沙。然而上面的颜料却依然是新鲜的，青蓝黑白间点缀着金粉，在斜射进来的阳光中闪闪烁烁，占据着梅里全部的视线。

这是……古董么？感觉似乎在哪里见过？

“渴了吧，喝杯水。”尹太太的声音传来，让梅里顿时从画面上回过神。目光静止的那一刻，画面上的金光顿时黯淡下去，如同保存了千年的古代典籍，在出土的一瞬间风化成灰。

天光明亮，一如往常。

递给梅里一个玻璃杯，尹太太回头望了望那幅画，口气很随意地说道：“这是莎草纸画。你知道画的内容是什么吗？”

“不知道。”梅里悄悄抹汗——这个答案不会给当代大学生丢脸吧？

“《奥西里斯的审判》，奥西里斯就是坐在最右边的那个，”尹太太指了指画面上一个绿色皮肤白色衣冠的男人，“他是古埃及神话里的冥界之王。天平左边是刚刚死去的人的心脏，右边是正义女神的羽毛。高尚纯洁的心灵会比羽毛轻，那么人的灵魂就能升入天堂；反之，灵魂就会被怪兽吃掉。”

梅里转了转手里的水杯，露出几分勉强的笑容：“您真博学……”

“不说这个了，现在的孩子对这些未必有兴趣。”富于教养的贵夫人适时打住了话题，亲切地招呼道，“把包放下来吧，以后就我们两个人，随便些。”

“哦。”梅里手忙脚乱地把包放下，猜想自己此刻的模样一定很傻。

“对了，说说你自己吧。”尹太太在梅里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房东也想了解一下自己的房客。”

“我叫梅里，在林城大学经济学系念大二。”梅里知道自己名字引起的后果，连忙解释，“不是‘美丽’，也不是‘没理’，是梅花的梅，里外的里……嗯，这个名字确实不太像中国人。”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神态有些窘。

尹太太被她逗笑了：“为什么想要出来租房子呢？学校里不是有宿舍吗？”

“我……我不想宿舍里住……”梅里握着盛满水的玻璃杯，手一抖，差点将水洒了出来，连忙灌下一大口，滋润干涩的喉咙。

“怎么了？”尹太太清澈的眼睛盯着梅里，慈祥的模样让人无法设防。

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有时候反倒比自己最亲近的人更适合倾诉，因为自己的一切，对她而言无非是被风偶尔带到窗玻璃上的雪花，呵一口气就永不会再见。

“因为……和室友闹矛盾……”玻璃杯里的水终究是泼出了一点儿，在浅蓝色的牛仔褲上洒出深色的水迹。梅里赶紧将玻璃杯放到了面前的茶几上，内心开始害怕尹太太会继续追问下去。

“哦。”注意到梅里的尴尬表情，尹太太善解人意地转换了话题，“来吧，我带你看看你的房间。”

沿着客厅外侧旋转的铁艺扶梯上楼，尹太太推开了一扇房门：“看，一切都是现成的。这个房间光线好，也方便去三楼的屋顶花园。”

梅里踢踏着毛茸茸的鸭子拖鞋，站在豁然大开的房间外，呆住了。粉绿色的碎花窗帘被宽大的同色缎带往两边分开，阳光便透过巨大的凸窗照亮了房间——窗前的电脑桌上摆放着最新型的苹果电脑，造型优雅的陶瓷花瓶里插着大把盛开的白色雏菊，书柜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从百科全书到经典名著到日本漫画，一应俱全，单人床上铺着繁复的全套欧式床上用品，以至于坐在枕头前硕大的 Hello Kitty 仿佛淹没在一片蕾丝、荷叶边和蝴蝶结之中。

“书架和衣柜都很大，房间带有独立卫生间，电话和网络都是现成的。”尹太太热情地将呆若木鸡的梅里拉进屋里，给她指点这间房子的齐备之处，“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风格，以后还可以慢慢换。”

梅里愕然地张大了口，虽然之前不断提醒自己在有钱人面前要不卑不亢，但憋不住的赞美还是像自来水一样哗哗往外淌：“真是太强大了！简直是五星级酒店，不，比酒店还要好！”

“喜欢就好！”尹太太仿佛看见了梅里眼睛里闪烁的星星，如释重负地笑了，“大概什么时候搬过来？”

“啊，大概……”梅里如梦初醒，心虚地低下头捏着自己的指尖，“大概不会搬过来

了……”

“大概不会”其实就是“绝对不会”，虽然只在人家地头踩了几分钟，但梅里发现自己很快就沾染上上流社会婉转高雅的说话习惯了。

“不搬过来？”尹太太本来对自己的布置很有信心，此刻压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哪里不满意，我可以给你换。”

“没有不满意，反而是太满意了……”梅里终于下定决心抬起头，“可是，我在租房网上寻合租的条件是每月四百以下……”

看着尹太太错愕的表情，梅里鼓足勇气开始倒豆子：“我只是想找个可以睡觉的地方，小一点、房子差一点都没有关系。您给我回邮件的时候，如果知道是这么好的房子，我可能……可能都不会过来看了。”不仅不会专门坐车过来看房，恐怕还会以为发信人是故意恶搞。这样条件的房子，印象里只有腰缠万贯的富人才能住，四百块怕是连买门口蹭鞋的地垫都不够。

“其实我对钱不钱的无所谓……”尹太太和蔼地解释，“我只是一个人住着寂寞，想要找个人陪我。我一看你就觉得挺投缘的……”

这句略带哀婉的说辞并没有打动梅里，她只是礼貌地朝尹太太点了点头：“真是对不起，辜负了您的好意。”然后她当先走下楼梯，准备告辞。

“你这孩子，脾气怎么这么倔啊？”梅里在换下鸭子拖鞋的时候，尹太太轻轻叹息道。

“谢谢您了！”梅里没有否认，系好鞋带走出门，“再见！”

“唉……”尹太太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梅里已经义无反顾地绕过半面墙走向了小区出口。

忽然，梅里感觉头上掠过一片阴影，似乎有什么东西正自上而下地俯视着自己。可当她抬起头的时候，空旷的天空中却只有几朵白云缓缓流过。

太美好的事，常常不真实。这是梅里对苏莉莉的解释。

当然，这句话的通俗版就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其实还没下公交车，梅里就接到了苏莉莉的电话，约她在学校门口的“仙踪林”见面。

“你又找到冤大头买单啦，玛丽？”梅里不无揶揄地问。

“讨厌，人家的英文名是 Lily，不是 Mary 啦……没办法嘛，师兄非要请我……”苏莉莉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

作为同班同学，苏莉莉“玛丽苏”的绰号是梅里的室友陈知薇取的。最初的时候梅里还懵懵懂懂地不明白“苏玛丽”——“玛丽苏”是什么意思，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是同人文中自以为完美无敌的女主角的代称。明白了这层含义，梅里不禁对陈知薇的观察力

佩服得五体投地。

什么叫一针见血，什么叫切中要害，什么叫盖棺定论……哦，最后一句不对……总之，知薇的眼光，可真够犀利的。

知薇……意识到自己又想起了这个名字，梅里在走到“仙踪林”店门口时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似乎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名字像萦绕在鼻端的香气一样吹开。她走进挂满了人造藤蔓和绢花的大堂，一眼便看见苏莉莉坐在秋千模样的吊椅上，刚刚做完美甲的手绕着长发，风情万种地冲她笑。

“买单的帅哥呢？”梅里看她对面的吊椅上空荡荡的，偏偏桌上还摆着一杯新上的红豆抹茶冰果。

“不够帅，怕你看了丢人，所以打发他走了。”玛丽苏同学在吊椅里扭了扭一尺七的小蛮腰，调换了个更舒服的姿态，“这杯冰果是我帮你点的，省得你老要帮他们省钱。”

梅里只是笑，坐下来抿了一口半融化的冰果汁。她哪里会不知道苏莉莉的底细，必定又是仗着小细腰加厚脸皮死磨硬泡了某男来买单，然后秉承她一贯“与其被人甩不如先甩人”的宗旨，很矜矜地卸磨杀驴。这种做法，不知为什么总有男生会上钩。

所以，知薇才不喜欢自己和苏莉莉来往。

又是知薇。梅里的笑容忽然僵住了，被冰果冻得冰凉的指尖放在自己灼烫的脸颊上——能不能，能不能不要再想起这个名字？

“房子看得怎么样？”玛丽苏不能容许旁人的焦点不在自己身上，她终于不再摇晃吊椅，让梅里没那么眼晕。

“很恐怖！”梅里简单明了地回答。

“恐怖？”玛丽苏越发睁大了一双黑多白少的大眼睛，“合租的是黑社会、白粉妹、怪蜀叔，还是超级无敌大帅哥？”

“就知道‘帅哥’这个词对你而言是‘思密达’，没有它你的句子就说不完整。”梅里没好气地瞪了玛丽苏一眼，到底把方才在帝王花园经历的一切告诉了她。

“原来是帅哥他妈。”玛丽苏兴致勃勃地朝着梅里凑过来，“你有没有问房东的家庭成员？如果她有个儿子，而且未婚，必定就是传说中可遇不可求的钻石王老五！”

“没有，我匆匆忙忙就走了。”虽然知道面前这个家伙说不出什么正经话，但梅里还是忍不住想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觉得用这么好的条件招租，房东太太还那么热情，里面总有点阴谋的味道。”

“我就说你这个人有受迫害妄想症。”玛丽苏带点嘲笑地上下打量着梅里，“人家那么有钱，又是个美女，嗯，虽然老了点也是美女啊，你说是图你的财还是图你的色？难不成住着千万豪宅，还把你卖到山沟里给人做媳妇？就你这身板，也卖不了几个钱吧。”

玛丽苏同学之所以玛丽苏，确实有她傲人的资本。用她自己的话说：一是脸蛋只比天使差一点点，二是身材只比魔鬼少条尾巴，三是有无坚不摧的坚强自信。梅里最开始还会被她的话憋到内伤，后来被踩啊踩的也就习惯了。当下只是平静地回答：“你有没有听过糖果屋的童话？有两个小孩子在森林里迷了路，然后看见了一座用糖果搭成的屋子，房顶是巧克力浇的，墙壁是酥糖垒的，沙发是布丁拼的。正当两个孩子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啃台阶的时候，一个老婆婆走出来，热情地欢迎他们到糖果屋里做客……”

“结果那个老婆婆是个邪恶的巫婆，她把两个孩子骗进房子，是为了吃掉他们……”玛丽苏截断了梅里的讲述，露出一副“我也是有文化”的表情，华丽丽地伸出兰花指一指梅里，“难道你觉得那个房东也是吃人的老巫婆？只有变态的人才会有这么变态的想法哦。”

梅里欲哭无泪，狠狠地舀了一大勺冰果塞进嘴里，免得自己像猫一样炸起毛来。

“真的，我觉得你是不是以前有什么心理阴影啊？”玛丽苏趴在桌上，孜孜不倦地追问道，“比如，你会不会觉得四周有很多眼神窥视你什么的？这可是典型的受迫害妄想症状。”

“不会。”梅里下意识地一口反驳，心里却突地一跳。在帝王花园那里，虽然只有她和尹太太两个人，但她却真的感觉有一些眼睛在暗处盯着她，让她如同被裹进一床粗糙的毛毯里，浑身都毛刺刺的不自在。不过这些情况，她并不想对玛丽苏深谈，说了也只会招来她的嘲笑而已。

其实从内心深处，梅里并不喜欢这个虚荣自恋的玛丽苏。她记得第一次见面时，自己和陈知薇一路，而玛丽苏望向陈知薇的眼神如同受到侵犯的蛇，就连梅里这个旁观者都能看出其中无法掩饰的敌意。虽然梅里理解美女见面分外眼红，可和陈知薇的淡定比起来，梅里还是觉得玛丽苏过于小气了。

可是如今，在玛丽苏的主动示好下，梅里还是顺理成章地和她交往密切起来。因为，她害怕寂寞。

寂寞的人是可耻的。

就在梅里与玛丽苏在“仙踪林”晃荡吊椅的时候，一个黑影仿佛一颗流星划过天际，轰然推开了世界尽头一扇紧闭的大门。

大门之内是一座看不到边际的殿堂，无数根粗大的石柱伫立在大殿内，仿佛擎天之柱高耸入云。每一根石柱都需要十个成年人才能合抱住，柱面上从底至顶雕刻着层层叠叠精美绝伦的浮雕。当殿门打开的一刹那，灿烂的阳光如同金色的丝绸铺陈而下，照亮了浮雕上栩栩如生的画面。一瞬间，所有浮雕上的人物和动物都仿佛活了过来，苏醒一般朝大殿门口望去。

“呵，是荷鲁斯回来了呢……”细微的耳语在每一根石柱的画面之间悄悄传递，“听说这一次，他们又是铩羽而归……”

厚重的石雕大门缓缓关闭，在渐渐收窄的阳光中，进入大殿的暗影在所有人的目光中收敛翅膀，变成了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男人。

殿门已经完全关闭了，殿内又恢复了最初的黑暗，然而这个青年的周身却焕发出金子一般耀眼的光芒，与他高傲自持的目光交相辉映。他丝毫不理会四周的窃窃私语，迈着尊贵从容的步子走向大殿深处，每一个脚步都牵引着石柱浮雕上所有目光。

青年经过的每一处，低微的耳语都会戛然而止，浮雕上所有的人物都自觉地收敛了表情，状若恭敬地向着男人躬下身去：“荷鲁斯，我们高贵的王，欢迎您回来！”

被称为王的青年并没有理会四周或真或假的逢迎，目不斜视地朝着大殿内走去。当整个大殿又恢复到最初无声无息的空寂状态时，他来到了大殿的中心。

不同于四周的黑暗，一根巨大的光柱从大殿中心正上方的苍穹上投射下来，仿佛有一轮太阳高悬殿顶，恰好照亮了围成一个圆圈的九根石柱。

这九根石柱远比其他石柱显得高大华美，很显然是整个大殿的主要支柱，而其中一根更是与众不同，浮雕上遍布着万物之源的太阳图案，俨然散发着无上尊崇的气势，就连被礼敬为王的青年走到它面前，也深深地弯下腰去：“尊敬的拉神，我想向您提出一个请求。”

“说吧，我的孩子。”一个苍老的声音从石柱浮雕上传来，语调空茫而平静。

“我希望亲自去将公主带回来。”青年斩钉截铁的语气显示着他坚定的决心。

“可是，你不怕遭遇危险吗？”拉神平静地问，“据我所知，你这次仅仅一露面，就被‘他’逼出了原型，还引起了人类的注意。”

“我现在还是神界的王，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青年的嘴角掠过一丝嘲弄的笑意，“你们的原则一向是强者为王，同样作为您的子孙，我和‘他’之间不管谁胜出，对身处神界的各位都只有好处，不是吗？”

“你的话虽然不悦耳，却是真话。”拉神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嘲讽而生气，仍旧用它苍老威严的声音说道，“我和其余几位九柱神之前没有阻止你，这一次也不会阻止。相反，由于你现在还是神界的王，我们还会用剩下的力量助你营造幻境。”

“多谢拉神！”神界的王向他祖先所居的石柱再度鞠了一躬，缓缓离开了这片被金光沐浴的神殿中心。

他隐去了身周散发的王者之光，静静地穿过无数沉睡的石柱，一直走到了大殿最偏僻最黑暗的角度。

角落里，孤零零地伫立着一根石柱，虽然和其他石柱一样雄伟，但王者锐利的眼睛看得清楚，石柱上原有的浮雕已经被凿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斑驳不平的凹痕。



石柱上的铭刻可以保持千万年永不磨灭，所以把一个神的图像和名字彻底摧毁，让人们把他彻底遗忘，乃是神界除了毁灭灵魂外最严厉的刑罚。

被称为神界之王的青年对着那根空白的石柱冷笑了一下，缓缓伸出右臂，那根巨大的石柱便奇迹般的顺着他的手势往外挪开，露出柱座下黝黑的洞口来。

那洞口不知通往何方，只觉得深不见底，隐隐吐出令人不安的红光和灼热。和它比起来，阴森寂静的大殿倒仿佛天堂一般。男人走近洞口，轻笑着朝下方唤了一声：“表哥。”

没有任何回答，就连洞底那深得如同炼狱一般的暗红也没有一丝波澜。

青年抬了抬手，洞底的红光“呼啦”一下盛放开来，映出悬在半空的一个一动不动的黑影，还有铁链反射出的冷光。

“你的坚持已经没有意义了。”年轻的王者冷笑了一下，继续不急不缓地说道，“我很快就会把她带回来。”

“这句话你一年多以前就说过了。”仿佛终于为王的最后一句话动容，幽深的洞底传出一个低沉冷漠的声音。

“你是想嘲笑我的手下无能吗？”身为王者的青年眼中闪过一丝傲然的光亮，“可是这一次，我会‘亲自’把她带回来。”

“别太自信，否则恐怕你以后没有脸面来和我说话。”地底下的声音冷冷地回应。

“我看过于自信的是你。”王平静无波的脸上终于显出了怒意，“为了一点私心而罔顾大局，你根本不配充任神界的一员。你活该被永永远远关在地底，接受最严厉的惩罚！”说着，他伸手往上一指，一道闪电刹那间劈开神殿的殿顶，直射进了幽深的地洞中。

借着闪电的光亮，王看见那个洞中的囚徒被电光结结实实地当头劈下，最终全身痉挛地将铁链扯得咣当作响，可他自己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事实会证明，没有人能挑战我的权威。你不行，‘他’也不行。”神界之王说着，重新移过巨大的石柱，严丝合缝地封住了地底的囚牢。

“公主，这一次，是大手笔……”随着这句喃喃的低语，黑色的羽翼再一次在王的身后展开。